**Hayride**  翠屏 (蔡淑媛)

1969年盛夏七月，我獨自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（世斌三歲，安一歲半）辭別了養我育我二十多年的父母，離開台灣，千里迢迢，前往美國中西部的密西根州與先生團聚。隔年秋天，參加世斌就讀的Spartan Village School（密西根州立大學附屬之nursery school）舉行「hayride」(註)的郊遊活動。

那天清晨，我們開車到達集合地點～梅生農場(Mason Ranch)～的時候，很多人早已等候在那裡。農場前方的空地上，大人三三兩兩閒話家常，孩子們追前逐後樂不可支。四匹壯碩的駿馬一字排開，正低頭咀嚼著主人為牠們準備的佳餚～乾草。牠們不時抬頭頓足，仰天長嘯。

一大群人包括Spartan Village School的老師、學生、家長與親友等，男女老幼分別坐上兩輛舖滿乾草的wagon (四輪載運貨物的馬車) ，每輛由四匹駿馬拉向長滿林木的郊區野地去享受清秋半日閒。

密西根州有大湖凝碧，水草豐盛，原是印第安人躍馬馳騁的好牧場。馬鳴風蕭蕭，天曠野茫茫，景觀依舊，而土地的原主早已難得一見了。馬車轉入了一片茂密的樹林之後，小路蜿蜒，崎嶇不平，馬車開始巔簸。坐在乾草堆上的乘客左右搖晃身不由己。不時拂肩而過的低垂枝椏，頻頻引出車上女士們的驚呼與躲避。

孩子們抓起車上的乾草，扔向各自親愛的Daddy身上。有些愛搞怪的年輕Daddy滿頭滿臉披著乾草，伸出雙臂前後擺動，翻瞪死魚一般的眼珠，像極了在田野裡驚嚇鳥雀的恐怖稻草人，孩子們拍手歡呼，快樂的喧鬧聲溢滿郊野。

馬車蹣跚緩步，風吹草動，落葉沙沙，這就是印地安人呼躍出草的好地方。咦呵！荒山，咦呵！印地安，我是東方海島的遠來客，居家在水湄，無意據佔西部荒野做故鄉！懷古、懷古，仰慕插羽紋身的大地之子～弓開雁落，馭馬乘風，蒼茫大地任遨遊。

時代已晚了百多年，美國中、西部大開發時代，印地安人幾被屠殺殆盡，連他們賴以維生的bison (北美洲野牛，)也幾乎被趕盡殺絕。劫後餘生的人眾，被圈居在大漠荒寒的Indian Reservation(印地安保留地)。他們無技謀生，只能按月待領救濟金艱苦度日。紅人先祖們的英雄歲月，鐵騎干戈，早已沈入了歷史書中晦澀的一角。

侵奪劫掠者已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生根、茁壯，建立了一個超級強權泱泱大國。時過境遷，如今美國的小學堂裡偶然還能讀到，「印地安人多麼友善，送給五月花號上清教徒老祖宗五穀和山珍，幫助他們度過了第一個天寒地凍的冬天。」但這點零散的記憶也只出現在「感恩節」前後。清教徒兒孫們更喜愛的還是烤火雞肥厚的油肉香。

車輪轉軸，隆隆的馬車聲也轉出了我另一番久遠的、已屬於前世的記憶。相似的輪轉聲，一樣的乾草舖蓋，只不過以牛易馬，時間倒退到1944年九月。時序雖已近入初秋，但台灣島南炎日當空，秋老虎依然咄咄逼人。二次大戰已近後期，美國已掌控了「太平洋戰爭」（pacific War）的絕對優勢。美國軍機B29開始轟炸日本殖民地的台灣。打狗(高雄舊稱)是日軍出征南洋的軍港要塞，當然難逃大轟炸的厄運，市內居民大半開始疏開（疏散）逃空襲。

一輛牛車載著父親、母親、弟弟與四歲半的我，還有幾樣簡單的家具，離開我們一向安居的外公家的三層西洋樓，前往鄉下去避難。悶熱無雨的日午，我和弟弟被逼穿上厚重的罩頭棉襖。它的式樣一如當今北國孩童冬季的穿戴，只不過，他們是穿來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歡度快樂的童年。而當年在逃難路上，我們卻是穿來當作保命的工具，預防不長眼睛的炸彈碎片橫空飛來，傷及我們幼小脆弱的身軀和頭顱。

母親在我跟弟弟的棉襖夾層裡,塞進一張端端正正寫了幾個近親的姓名和地址的紙條。母親當時的想法，如果大人遭遇不測而兩個小孩倖存，處理後事的救護隊或者熱心幫忙的「生份人」，看到這些人名﹑地址的資料,就能順利地帶領我們前去依親投靠。當年過份幼小的我哪裡能體會到父母用心的良苦與辛酸？只因為熱出了滿頭大汗，掙扎著要脫掉棉襖而受到大人的叱責，我就流下了無限委屈的眼淚，非常生氣地翹起了「菱角嘴」，一聲不吭地任憑那條討厭的老牛拖向不知道要往何處去的地方……。

正在反芻往事，神遊故國之際，馬車驟然停止不前。也許負荷過重，也許馬兒要來一段「Coffee break」，或者也害起美洲大陸的流行病～鬧罷工。趕車牛仔的威逼利誘全盤失效，四匹壯馬共商議決，原地肅立，說不走就不走。這時人們紛紛跳下馬車，在野花離離的草坡上，在冶艷如火的紅葉樹下展開各自的活動。荒野大地即刻響起了一片笑聲、人語，喧喧嚷嚷打破了四周的寂靜。

「餵霜雪而膏沃，飲西風而微醺」，秋郊紅葉，在柔柔的微風裡翻舞著彩裙翩翩。我走向一株枝椏低垂的楓樹，採了滿懷抱巴掌大的楓葉。兩個孩子跟前跟後團團轉。那年的我長髮披肩，芳華正盛，兩個孩子都有水晶剔透的眼瞳，璀璨如旭日般的笑容。多麼難忘的往事呵！當時心情即知良辰美景無非剎那，趕快央請先生按下相機快門，留下了一張彌足珍貴的母子「秋郊採楓行樂圖」。

風勢轉強，秋日西斜，倔強的馬兒依然擺出不合作的高姿態。一

些不耐久等的daddy們乾脆把孩子扛在肩上，沿著草徑走向回程。有些人拖兒拉女陸續跟隨。他們過肩斜掛著水壺，身上裹著原本鋪在乾草堆上的薄毛毯。山路蜿蜒，遠望過去真像一群難民翻山越嶺在逃亡。當人群半數散去，趕車人宣布放棄一部車輛，把全部馬匹合拼排列後，牠們才心滿意足地騰蹄舉步，繼續前行。

晚風呼嘯，白雲悠悠，海藍色的晴空斜掛著橙黃熟透的夕陽。馬蹄躂躂，引起稍遠鄉村，尋常人家圍籬內的群犬爭吠。我坐在馬車上默默地欣賞著秋陽晚景，一首小學時代，學校遠足常唱的歌謠,無預警地浮上了心頭～～

「愛這秋高氣爽，愛這風清日朗，遠足且把歌兒唱。平原黃稻初熟，小溪綠水澄亮，青山紅樹，描出好模樣。走過一個村莊，又進一個村莊，難為雞犬迎送忙……興盡歸來，落日已昏黃」。任憑我想破頭殼，有兩句歌詞卻已遺忘。惆悵之餘偶然回首，發現紅葉林間已籠上了一層淡紫的煙嵐。

(註)~~Hayride 是美國農村傳統的文化和娛樂活動。一般都在秋收之後，楓葉轉紅的季節。至親好友，呼朋引伴，坐在鋪滿乾草，由馬匹或tractor (農耕機)拖拉的無蓬卡車上，到郊區野地去尋幽探勝，享受嚴冬的風雪或寒雨前來肆虐之前的一段好時光。

(2020年12月修訂）